

# 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⑥

曹雪芹别传(下)

讲述《红楼梦》中贾母、贾政、贾宝玉、王熙凤、袭人等人物原型的真实命运。

高阳 著

长篇小说



# 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⑥

曹雪芹别传(下)

高阳 著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 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.6/高阳著. — 北京: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4.6

(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3082-8

I. ①红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04966号

---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,原著作名《曹雪芹别传·下》。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6

作者:高阳

责任编辑:喻静

选题策划: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王丹丹 王菁菁

封面设计:李子琪

版式设计:黄巧玲

责任校对:张新元 曹振民

---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字数233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14.2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3082-8

定价:29.90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010-85866447(免费更换,邮寄到付)



## 01

就在这时候，有大县的两名差人，到了冯大瑞所住的客栈，找掌柜不在，账房姓何，出面试待，请入柜房，很客气地张罗着待客。

这两名差役都在“皂班”，不算捕快，但却是地面上很吃得开的人物，一个姓雷，嗓门特大，外号“一声雷”；一个姓魏，五短身材，却长得一个特大的脑袋，外号“魏疙瘩”，花样特多。账房老何不敢怠慢，等小徒弟倒了茶来，随即交代：“看厨房里有什么现成的材料，赶紧先拣好的，做两个菜来下酒，再到张小脚家，将掌柜请回来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魏疙瘩拦阻着说，“我们还没工夫喝酒，先打听一件事。”

“是，是，请吩咐！”

“你先走吧！”魏疙瘩向小徒弟挥一挥手。

见此光景，便知是机密公事，老何交代：“你出去，在外面看着，不相干的人不能进来。”

“你们店里，这两天住了个通州来的镖客不是？”

“这——”老何问道，“通州来的镖客有好几位，不知道你老问的那个姓什么？”

“不知道姓什么，”魏疙瘩说，“只知道来了又到昌平州去过。”

老何想到了，“有，有！”他说，“姓冯。”

“这冯镖头呢，回来了没有？”

“回来过，可又出去了。”

“是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一个人骑马出去的。”

“也许回来了吧？”一声雷插嘴说道。

“没有回来，”老何很有把握地说，“回来我一定知道。”

“他住哪间屋？”魏疙瘩问。

“西跨院。”

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老何亲自领路，到了西跨院一看，冯大瑞的那间屋子锁着。窗户是新糊过的，无法窥看。

“能不能把门开一开？”

老何为难了。因为这犯了客店的大忌，尤其是像冯大瑞这种久走江湖的镖客，倘或知道了这件事，一定会照江湖上的规矩，提出质问，那时很难应付。

“怎么着？”一声雷一开口便让人吓了一跳。

“你老别急！”老何只好率直问道，“这个冯镖头到底犯了什么案子，两位想要找什么，尽管跟我实说，我没有不照吩咐办的。”

他的意思是，如果案子不大，弄几两银子把他们打发走了就算了。冯大瑞一向慷慨，给他垫了花费，不愁他不归还。这样既帮了客人的忙，也替店里省掉一场是非。魏疙瘩当然懂他的意思，想一想说道：“好吧！咱们上前面谈去。”

到得柜房，酒菜已经齐备，老何陪着落座，一面斟酒，一面替冯大瑞说好话，“这冯镖头，是场面上的朋友，很漂亮的。”他说，“两位如果肯高抬贵手，他一定会有一番敬意。”

“这件案子不小。”魏疙瘩说，“你是为朋友面上热心。不过，恐怕你做不了他的主。”

弦外有音，“天大的官司，地大的银子”，是在讲盘口了，老何便分辩着说：“我高攀一句，两位头儿也是我的朋友。为冯镖头热心，为两位头儿又何尝不热心？来，来，请！”

魏疙瘩一面干酒，一面与一声雷目语。两人觉得有私下商量的必要，却不便开口请老何回避，可是老何却已看出来。

“对不起！”他起身说道，“有两笔账等着开销，我把人家打发走

了，再来奉陪。”

说着，走向账桌，打了几下算盘，立即又起身离去，悄悄关照一个很机灵的小徒弟，在店前守着，如果见了冯大瑞，关照他不必回店，赶紧先到哪里躲一躲，晚上再回来。

等他重新回柜房，魏疙瘩跟一声雷已经商量好了——他们是得到一个消息，直隶总督衙门在找冯大瑞，抓人的差使不一定派到他们头上，但有此消息，却是一个弄钱的机会。先想从冯大瑞口中套出话来，看是何案情，再作道理；冯大瑞不在，又想私下搜查，能搜到什么证据，以便讹诈勒索。不过老何机警老练，他们又没有火签牌票，硬不起来。难得老何知趣，自是机不可失，决定捞一个是一个。

“老何，既然你当我们朋友，我们也不拿你当外人。”魏疙瘩问道，“这冯镖头跟你的交情怎么样？”

“交情谈不上，不过老客人而已。”

“既然交情谈不上，那就不必谈了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老何急忙解释，“你老别误会我的意思。既然是老客人，我们自然要照应，两位有什么话，我可以替他做一半主。”

“如果你做不了主呢？”

“那——”老何想了一会，说，“倘或真的做不了主，就只好当作今天没有遇见过两位，我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不说，我不能坏两位的事。”

听这话，知道老何已经明白他们的来意。这是个厉害角色，不能掉以轻心。魏疙瘩还在考虑时，老何倒又开口了。

“如果我坏了两位的事，想来两位也饶不了我。”

这话说得再透彻不过了，魏疙瘩点点头，将凳子挪一挪，靠近老何，低声说道：“有句话值五十两银子。”

“喔！”老何想问是句什么话。转念心想，这不是白问？于是咽了口唾沫说：“这当然是句要紧的话。”

“当然，不然能值五十两银子吗？”

老何沉吟了好一会说：“如何是十两八两的事，我就替他做主了。五十两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能不能这么办，我先替他垫二十两银子，只要这句话真值五十两银子，我敢说冯镖头出手一定很漂亮。”

魏疙瘩是估计到的，也不承望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。当即答说：“行！这里头有你两成的好处，明儿再找补二十两就成了。不过，你不必跟他提我们两个人的名字。”

“那当然，我不能连这一点都不懂。”

魏疙瘩点点头，不再多说，甚至也不看他，只跟一声雷默然喝酒。

这举动有些奇怪，老何细想一想，方始明白，立即起身，从铁柜子取出十两头的两个银镲子，找了个装“大八件”的干点心盒子，将银镲子放好，拿回来掀开盒盖照一照，一言不发。

“是这样，不定什么时候，会有人来抓姓冯的，你让他赶紧走，越快越好。”魏疙瘩问，“这句话，值不值五十两银子？”

老何大吃一惊，“值，值！”他问，“不知道什么案情？你老说一句，我再替他添二十两。”

“我只能挣这么多。”魏疙瘩说，“不是知道而不告诉你，实在是不知道。等抓他的人过来了，我再来找补。谢谢、谢谢！我们走了。”

老何为人很热心，也很机警，多年吃这行饭，阅历极深，判断消息一定不假，但魏疙瘩花样百出是有名的，明的一面卖交情之外，还要防他暗中计算，说不定已派人在前后左右安了桩，只等冯大瑞一到，立刻就会动手，白白丢了二十两银子，也埋没了救朋友的一片苦心。

转念到此，实在不能心甘。幸好他出门之前，曾寒暄地问过一声：“冯镖头上哪儿啊？”据说是应约逛琉璃厂去了。两地相去不远，何妨一路迎了上去，仔细找一找。

主意一定，更不怠慢，找得力的伙计代为招呼柜房，匆匆出店，先四面仔细查看了一会，见无异状，才交代在守候的伙计：“务必多留心！冯镖头一回来，你别让他进店，马上回头到琉璃厂来找我，我在给孤寺等他。”

说完，一路往东，进入了琉璃厂，漫无目的地走了一圈，到得马神庙，往南就是给孤寺了。

这给孤寺也是京城中有名的古刹，建于唐朝贞观年间，原名万善寺，顺治年间重新修过，改名“皇恩给孤寺”，一向用为施粥厂，是个偏僻而绝少游人的地方，此时暮色渐起，秋风萧瑟，正等得不耐烦时，冯大瑞骑着马来了。

“老何，你找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老何答说，“我替你垫了二十两银子，买了个消息。直隶总督衙门要抓你，你出了什么娄子？”

冯大瑞一愣，先沉住气问：“是怎么回事？请你先仔仔细细说一说。”

于是老何将一声雷与魏疙瘩曾经来过的详细情形，毫无遗漏地讲了一

遍，最后才说：“消息绝不假。我怕是大兴县已经派了人在安着桩了，所以让你别回店。你自己的事，自己总知道吧！”

冯大瑞有些将信将疑，不过说直隶总督衙门要抓他，这个消息果然不假，则必与他昌平州之行有关。但此行极其隐秘，照常情判断，即令已走漏消息，直隶总督衙门下手也不应该这么快。

这样一想，心放了一半，不过老何的盛情，着实可感，当下编了一段情节说道：“前两年我走镖，得罪了喜峰口的一个‘驼把子’，听说前不久犯了案，也许咬了我一口，亦未可知。老何，你真够朋友，二十两银子，我得回通州——”

“这不忙！随便什么时候还我都行，倒是你得赶紧躲开才好。”

“不！一半天还不要紧！再说，这也不是躲的事，我仍旧回店。老何，你能不能再找那两个人替我打听一下，我另外再谢他们。”

“刚才不说过了吗？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案情。”

“那么，他们的消息是哪里来的呢？”

这话问得有理，老何点点头说：“不过，今晚上我可没法子找他们。你还是躲一躲，明儿他们要来找补余款，那时候我再问他们。”

说完，老何怕店里有事，匆匆忙忙地要走，临行一再叮嘱，切勿冒昧，怕中了埋伏。又说，他这一回去就会将冯大瑞的行李——主要的是一个包裹，收藏在柜房里，只要风头一过，他随时可以去取，万无一失。

哪知谈到这一点，冯大瑞却又勾起了心事，包裹中有本漕帮的“海底”，这样东西不能落入外人手中。果真直隶总督衙门派了人来，扑一个空也许会搜查柜房，岂不连累了客店。但这话又不便明说，只好当机立断地说：“这个包裹我现在就要。老何，送佛送到西天，我跟你回去，先在哪儿躲一躲，请你把那个包裹交给我。”

老何想了一下说：“好吧！事不宜迟，咱们这会就走。”

“你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，”老何答说，“我是坐‘站口车’来的。你骑马先走，在棉花头条西口的大酒缸等我。”

所谓“站口车”是胡同上零雇的散车。给孤寺已很荒僻，老何走了一大截路，才找到一辆站口车，直驶客店，幸喜平静无事，取了冯大瑞包裹，到棉花头条胡同西口，约定之处，将包裹交了给他。大酒缸上正是上市的时候，老何的熟人很多，拉住了喝酒，刚要坐下，发现有几个人往西而去，一瞥之下，心头大震，其中有一个正是魏疙瘩。



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！”老何拱拱手说，“店里正忙着，改日奉陪。”说完，夺身而走，经过冯大瑞身边，低声说了句：“只怕已经出事了。”

果然，赶回客店，已见柜房里坐了好些差人，掌柜的一见老何，如逢大赦，“好了，好了！”他说，“问我们账房何先生，一定知道。”

老何沉住气，踏进柜房，作了罗圈揖，然后装作没事人似的说：“各位爷们，这会儿劳动大驾，是什么紧要案子？”

“老何！”魏疙瘩起身说道，“我替你引见，这位是保定制台衙门来的张老爷。”

老何这时才发现暗处坐着一名武官，身着行装，红缨帽上戴着水晶顶子，便知七品把总——品级随身份而异，七品的把总，不能比七品的知县，七品的知县又不能比七品的翰林。老何心想，只派一名把总来找人，案情不会太重，不过“老爷”毕竟是“老爷”，当下恭恭敬敬地请了个安，寒暄着问：“张老爷一路辛苦。”

“你这儿有个姓冯的，干镖行的客人没有？”

“喔，有的。”老何不慌不忙地说，“不过已经走了。”

“怎么？”张把总说，“今儿中午，还有眼线看见过他。”

“不错。”老何更为沉着，因为他发觉这张把总不难对付，如果是“老公事”绝不会提“眼线”二字，所以从从容容地答说，“这姓冯的镖头，是我们店里的老客人，前天他说要上昌平州去一趟，行李暂寄在这儿，张老爷你说，我能说个不字吗？今天上午他从昌平州回来，喝碗茶、歇歇腿提着行李就走了。有人见过他，不足为奇。”

“那么，他是说到哪儿去了？通州？”

“好像不是回通州。他好像说过，事不干己，我记不得了。”

“你倒仔细想一想。”

“是！”老何偏着头，故意做出苦苦思索的模样。

“保定？”

“保定！”老何眨了两下眼，“好像有个保字。”

于是从“保”字去猜地名，老何心一横，有意救冯大瑞，想将公差引到岔路上去，所以一直想到山西的保德州，他才欣然称是。

“是、是！保德州。”

“你没有说瞎话！”魏疙瘩突然插了一句嘴。

老何心里一跳，不知他故意问这句话的用意，但只能硬着头皮回答：“我哪里敢？”

“我想他也不敢。”魏疙瘩向张把总说，“张老爷，请吧！”

“不！”张把总办案虽不行，例行公事却熟得很，“这得具结，掌柜带账房都得具结。”

在具结时老何才发觉，他的一条性命，已经跟冯大瑞拴在一起了。如果冯大瑞被捕，口供一定不会跟他的话相符——冯大瑞哪里会知道，老何说他到山西保德州去了？那一来，坐实了他是冯大瑞的同党，该杀该剐，少不了他的份。

为此，老何忧心忡忡，一直到三更天，还坐在柜房中发愁，判断直隶总督衙门，一定也派人到通州缉捕去了，冯大瑞这一回去，正好自投罗网。看来早则明日下午，迟则后天午前，自己也不免被捕，到那时候怎么办？

“老何！”

遽然听得这一声，老何吓得一哆嗦，定睛细看时，又惊又喜，站在灯前的，正是他一直罢念的冯大瑞。

“你怎么来了？”老何立即发觉此非密谈之处，所以不等他回答，便又说道，“进来，进来！”

柜房后面有间小屋，是老何的卧室，他持灯将冯大瑞引了进去，两人站在床前，便无回旋的余地，只有并排在铺板上坐了下来。

“你怎么来的？”

“我想想还是这里最平安。”冯大瑞说，“差人打你这儿出去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不过既然来过，不会再来，所以今晚上我打算仍旧睡在这儿！”

“你的胆子真大——”

“喔，”冯大瑞急忙又告诉他说，“我是悄悄儿溜进来的，一个人都没有遇见。”

“那好！”老何比较放心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冯大瑞问说，“来了些什么人？”

老何将经过情形，照实告诉了他，接着又以欣慰的语气说：“你来了也好。我是生怕你回通州，非被抓走不可。如今咱们倒商量看，你应该往哪里逃？”

“你说我到保德州，我就往山西走。能逃得过最好，万一逃不过，老何你放心，我说的话，跟你告诉他们的，一定严丝合缝，不会有漏洞。”

“你是够朋友的！”老何握着冯大瑞的手说。

由于老在担心焦急，刚才又受了惊，所以老何的手心中有汗，这让冯大瑞越发感到他的手掌温暖，一直暖到心头。

“我过一会就走。老何，欠你的四十两银子，将来还你。”

“那是小事！”老何问道，“你预备怎么走法？”

“我先到贯市李家住一天，随后往山西走。”

“一路当心。”老何起身说道，“你坐一下。”

说完他往外走去，很快地又回原处，手中握着一个皮纸包，塞在冯大瑞手中，一接过来便知道是包碎银子。

“穷家富路，多带一点儿盘缠。”

冯大瑞顿时热泪盈眶，略带哽咽地说：“我要不受，是不识抬举，不过你的境况也不怎么好，我实在收不下。而且，我在贯市李家，可以挪动个几十两银子。”

“贯市李家，就是保镖的李家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既然你们是同行，当然有通财之义。不过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。万一掌柜不在，账房不敢做主，你不能白耽误工夫在那儿等。依我的意思，这十两碎银子你带了去，在贯市遇见李家的掌柜，你托他来跟我结个账。不巧没有遇见也不要紧，你照样走你的路，只是千万别往山西走。”

这是很妥当的安排，冯大瑞也同意了。当下老何把他的铺位让给冯大瑞休息，他自己在外面结账，附带为他守卫。

“你好好将养一会，到五更天我会叫醒你。你千万别出来，据说有眼线，也许就是我店里的伙计，不能不格外小心。”

说完，逼着冯大瑞脱了鞋和衣睡下，扯床被盖在他身上，方又端着灯回到他的账桌上。

斗室中一片漆黑，冯大瑞有事在心，加以夜静更深，老何嘀嘀嗒嗒打算盘的声音，格外吵人，哪里能够入梦？辗转反侧，胡思乱想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大成疑问，非立刻跟老何密谈不可。于是他摸黑起床，走到门口向外窥探了好一会，确定别无他人，方始轻轻叩了两下板壁。

老何回头一看，发现了冯大瑞的影子，走来轻声说道：“这会儿刚打过四更，你还可以睡一会儿。”

“不！我有件事跟你商量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一时说不完，能不能请你进来谈？”

“好！我的账马上就结好了。”

等老何结完账，持灯入室，冯大瑞已经另外定了主意，从从容容说道：“老何，有件事我不明白，这里是宛平县该管，怎么大兴县的人来办案呢？”

老何心想是啊！京城以正阳门为界，东面归大兴县，西面归宛平县，这家客店在正阳门以西，大兴县是管不着的。

“我想，魏疙瘩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一句话，跑来讹人的吧？”冯大瑞急忙又说，“老何，你是太关切我，没有细想，上这个当也不过几十两银子的事，算不了什么。你别介意。”

有他这几句解释，老何才能将心定下来，细细思量，首先发觉冯大瑞有句话的意思，暧昧不明，便即问道：“冯镖头，你说魏疙瘩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了一句话，才跑来讹人，那是句什么话？”

“无非是有盗犯咬上我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相信总督衙门会派人来抓你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照这么说，大兴县的差人来办案，一点不错。为什么呢？”老何自问自答地说，“总督衙门交顺天府，顺天府必交首县大兴，大兴县不能说因为宛平县该管，就推了出去，只要事先知会，或者事后打个招呼就行了。冯镖头，你听我的话没有错。”

这解释很合理。冯大瑞表面是接受了，内心却犹存疑。因为他自己知道，如果直隶总督衙门要抓他，必然与他这一趟昌平州之行有关，但算日子，在保定的总督衙门，不能这么快就得到消息，会派出把总来抓人，而且像这样的案子，也不能派一名把总来办。

话又说回来，即令此事是真。张把总既已取得具结，自然回到保定去复命，既不会转往保德州，也不必再到通州。这段空隙，起码有三天工夫，仍旧来得及践约——护送绣春及夏云回通州。

不过，老何的好意不能辜负，倘或明说，变成不识好歹。所以表面上唯唯称是，时候也差不多了，收拾停当，告别老何，直奔附近的一家牲口行，将寄在那里的马牵了出来，骑着到曹震家去找曹雪芹。

宦宦人家，一日之始，在寅卯之间。倘是每天召见的权贵，大致一过丑时，便须执役，因为坐轿上朝，已颇费时，到得宫中，即全是赏了“朝马”的，亦只能在“外朝”下骑，直入内廷，仍有一段路要走。这样一折腾，在好天气，亦须个把时辰；若遇风霜雨雪，或者意外情况，路阻塞车

而误时，亦是常事，所以凡是达官贵人的府第，彻夜灯火不熄是常事。

但来自江南的做官人家，很难适应这种习惯，所以等冯大瑞一登门，锦儿大感窘迫，她跟绣春都是刚刚起身，尚未梳洗。幸好曹雪芹昨夜睡在这里，可以代为款客。

“我来得太早了吧？”冯大瑞歉意地说，“一大早来打搅，实在很不安。”

“好说，好说！”曹雪芹看着他的脸色问，“你好像一夜没有睡。”

不说破还好，一说破了，冯大瑞立刻就打了一个呵欠，不过这一来倒使他想到了一个好去处，“是的。跟朋友聊了一夜。这样吧，”他说，“我先到澡堂子去找补一觉，回头再来。”

“其实在这里歇着也一样。”

“不，不！澡堂好、澡堂好。”

胡同西口就有一家澡堂，招牌是“润身园”，照例挂一副对联：“金鸡未唱汤先热，红日东升客满堂”，冯大瑞去得正是时候，解衣磅礴，大池里泡了一会，让定兴县来的修脚司务，修着脚就睡着了。

这一觉睡到近午才醒，跑堂的递上来一封信，说是曹家送来的，信是曹雪芹所写，约他中午吃饭，措辞十分恳切，冯大瑞不能不赴此约。

原以为是吃便饭，不道是在饭馆里叫的菜，主客二人而四盘六碗，过于丰盛。绣春没有露面，锦儿却跟冯大瑞正式见了礼，她称冯大瑞为“姑爷”，言语中称王达臣是“二哥”，完全是亲人的口吻。

及至饭罢，粮台上派的车已经到了，但夏云那里却来了消息，说季姨娘坚留，她还得住两天，于是锦儿也留绣春，她却一定要回通州，又央曹雪芹相送。结果还是走成了，冯大瑞仍旧骑马，一直傍着车子护送。

这样的场面，令人兴起一种无可言喻的感觉，新奇、感动，而又隐隐然有种捉摸不到的悲怆。因此，一时满堂肃静，各人都情不自禁地抓住了这片刻的感觉去细细体味，忘了自己在这个场面中的身份与职司——当然冯大瑞与绣春没有忘记了他们是不能“忘我”的。

“替我给仲四奶奶问好。”

这是绣春的暗示，应尽的礼节都尽到了，可说的话也都说到了，不行何待？

“好，好！”冯大瑞连声答应，同时用江湖上的礼节，一面抱拳，一面半侧着身子后退。不容曹雪芹急步相送，便已出二门、迈大门，向东一折，抬眼望去，不由得愣住了。

原来他的那匹马，本系在曹家东首的一株槐树，此刻却已空空如也。但正待要向曹家门房查问时，发觉有人用肘弯撞了他一下，转脸看时，竟是王达臣。

“跟我来！”王达臣低声说了这一句，随即扬脸向前走去。

这一下，冯大瑞就不必问失马之事了，随着王达臣曲曲折折来到一处地方，认得此地是仲四的外妇之家，他也只来过一回——仲四非极知己而又有保密的必要时，不在这里接待朋友。

“仲四掌柜在这儿？”冯大瑞问。

“嗯。”王达臣答应着，伸手叩门。

来应门的是仲四自己，他也跟王达臣一样，面罩寒霜似的，神色颇为凝重。

宾主未交一言，直到堂屋中坐定，仲四方始开口问道：“大瑞，你两次到昌平州干什么去了？”

冯大瑞心中一跳，赔笑说道：“你老问这个干吗？”

“当然有缘故在内。你不愿意说，我也不必勉强，而且估量你也决不肯说。”仲四紧接着问，“你现在怎么个打算？”

“我不知道仲四爷你指的是什么，是说我捐官？”

“官你是不必再捐了。我老实告诉你吧，你赶紧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”

“这是干吗？”

“你不走有杀身之祸。”仲四掌柜说，“李制台已经交代，要抓你了。”

李制台是指直隶总督李卫，这跟老何跟他所说的情况，正相吻合，不由得失声说了句：“果然有这回事？”

“是怎么回事？”

这时冯大瑞又变得沉着了，“你老先别问我。”他说，“只请你告诉我，你老的消息是哪里来的？”

“有道上的朋友好意，特来告诉我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我不必说。”

“你老不肯说，我也不必问。不过，你老居然就信了人家的话，是为的什么？”

“仲四爷岂是随便能受人骗的人？”王达臣插嘴说道，“自然有证

据，教人不能不信。”

“既然有证据，我也不必多说了。不过，说心里的话，我不大相信会有什么要抓我的证据。除非——”说到这里，冯大瑞陡然顿住，咽了口唾沫，将想说的话吞入腹中。

王达臣毕竟因为异姓手足的关切，不能不追着问：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二哥，你别问了。”

“我怎么能不问？我妹子的终身我能不管？”

提到这一点，冯大瑞像兜心挨了一拳，脸色痛苦异常，低下头去，只说了句：“我早知道，我一定会对不起三姑娘。”

这时仲四记起往事，倒非常谅解冯大瑞，便帮着他说话：“达臣，他早就有不能跟人说的的心事了，不愿意害三姑娘，这一点不能说他错。”

“对了！”王达臣说，“错的是他有眼无珠，把自己弟兄当外人；反是拿不相干的人，当作过命的朋友。”

弦外有音，十分明显，冯大瑞那“除非”二字，本是设譬，此时却真的动了疑心了。

“仲四爷，”他又考虑了一下，觉得话到了非明说不可的地步了，“请你把李制台为什么要抓我，跟你的消息是怎么来的，先告诉我，我也把连二哥都不知道的事告诉你。”

“李制台要抓你，是说你牵涉在一件谋反的案子里。不过，李制台不愿意掀起这件大案，怕难以收场，只要有嫌疑的人都躲得远远儿的，别再惹是生非，就算没事。”

“这话是谁告诉你的呢？”冯大瑞说，“你老在总督衙门的朋友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那么是谁呢？”

“道上的朋友。”

“道上”是说江湖道上，但也可以指同行，冯大瑞见他不肯松口，就只好试探了：“是沧州的同行不是？”他装作不经意地问。

但仲四跟王达臣却都动容了，仲四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色：“看来你已经知道了。”他这样回答，在承认之中仍有保留，希望冯大瑞再说下去。

可是他失望了！冯大瑞只是仰脸望着空中，双眼乱眨，在回忆第一次到昌平州，在龙王庙跟黄象见面的情形，他清楚地记得，在谈了强永年以后，黄象指着潭心的月亮说：“大瑞，水面上很亮不是？那是浮光掠影，水底下很深，有了这层浮光，越发看不清了。”

忆念到此，脸上不自觉地浮起一丝狞笑，“这位沧州的同行很够朋友。”他说，“我得去谢谢他！”

一言未毕，王达臣鲁莽地抓住他的手臂，厉声问道：“你要去找谁？你别去找死！”

是如此严重的警告，冯大瑞不能不重新考虑，刚才是负气，此刻却冷静了，“我想去找强永年。”他说，“必是他来告诉仲四爷的，我得问问他，他自己怎么办？”

一听这话，王达臣与仲四相互看了一眼，脸上都是很困惑的神色。

“大瑞，”王达臣友爱地责备，“到此刻你还只是肚子里做工夫，不肯说实话，咱们算是白交了一场。”

“不是我拿二哥跟仲四爷当外人，只为这种事知道了也最好装不知道。何况本来不知道，就更不必去打听了。不过，事到如今，不容我不说。”冯大瑞停了一下说，“我在帮，想来两位早就知道了。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仲四脱口回答。

这话多少出乎冯大瑞的意料。王达臣知道他在帮，是早就心照不宣的。而在镖局中，他从未露过任何口风或痕迹，谁知仲四已早有所知，足见此人深沉，因此，冯大瑞更觉得尽量说实话是明智之举。

“仲四爷，你知道不知道，强永年也在帮？”

仲四点点头，王达臣却颇为惊讶，正想开口，仲四摇摇手说：“你先别打岔，听大瑞说下去。”

“我也是上次到昌平州去才知道，那次是帮里来了一位长辈，找我去说话，就有强永年在座。那位长辈当时说了几句很奇怪的话，一时猜不透他的意思，现在才明白，是说强永年靠不住，要防着他一点儿。如今看来，果然不错，是他告的密！”

“告什么密？”王达臣问。

“刚才仲四爷不是说过了吗？”

王达臣大惊失色。原来前几年因为宫中手足相残，株连甚众。一时风声鹤唳，只听说“谋反”二字，便想到那件大案上面，但雷声大、雨点小，银铛就道，安然释回的情况也很多。他原以为强永年所说，大瑞牵涉在谋反的案子中，以及李卫不愿大狱的话，是指此而言，不过话说得重些而已。此刻才知道真是在筹划造反，这是灭门之祸，岂能不惊？

仲四却比较沉着，“这也不见得。”他说，“强永年如果真的告了密，就不必先透消息；既来通知，就没有出卖朋友。”



“他当我是朋友，那是另外一件事，‘欺师灭祖’‘扒灰倒笼’，那可——”冯大瑞咽了口唾沫，没有再说下去。

“那可怎么样？”仲四神色凛然地问，“你预备到沧州去找强永年？”

冯大瑞不答，自是默认之意。王达臣过度关切之下，不由得以兄长的身份开了骂。

“你简直是找死！没脑子到了极点。你找到强永年能拿他怎么样？你能‘开香堂’呢，还是跟他斗一斗？强永年有四个儿子，父子兵一起上阵，你斗得过他吗？”

“我也不是要斗他，我只问问他有这回事没有？”

“问了又怎么样？他告诉你有这回事，你拿他怎么样？”

冯大瑞哑口无言，仲四叹口气说：“大瑞，你血性过人，就是做事欠检点。加入漕帮，已是一错；入了漕帮，又去造反，更是大错。漕帮造反要能成功，早就成功了。现在闲话少说，你的事打算怎么样？”

“我打算上保德州。”

“山西的保德州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不回你老家蒲州，上保德州去干吗？”

“这话可长了。我进京就遇见二嫂——”

“这你别说了。”王达臣打断他的话说，“趟子手回来告诉我们的了。”

“好吧！我说我到昌平州之前，芹二爷就跟我约好了的，送二嫂跟三姑娘回通州。本来昨天一回来要转到保定去的——”

“慢着！”这回是仲四插嘴，“你上保定干吗？”

“这，回头我会交代。先说昨天下午，芹二爷约我在琉璃厂见面，还有女扮男装的三姑娘——”

“怎么？”王达臣问，“我妹子女扮男装去逛琉璃厂？”

冯大瑞说不到十句话，已被三次打断，心里不免着急，这样谈下去，一时哪里谈得完，便不理王达臣的话，管自己说道：“我长话短说吧！”

就只说老何那一段，话也不短，不过王、仲二人倒是没有再打岔，全神贯注地听完，仲四立即开口发问了。

“老何说你往保德州，总督衙门的人自然往保德州追了下去，你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